



*Frankfurt*



*School*

杨向荣

著

# 文化、现代性与 审美救赎

——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文化、现代性与 审美救赎

——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

杨向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现代性与审美救赎：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  
杨向荣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1

ISBN 978 - 7 - 5203 - 0704 - 8

I. ①文… II. ①杨… III. ①齐美尔 (Simmel, Georg  
1858—1918)—文艺理论—理论研究②法兰克福学派  
—文艺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I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9920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闫萃

责任印制 戴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5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10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理论的关联研究”（编号：10CZW007）“免予鉴定”结项成果。

本著作的出版获得浙江传媒学院“十三五”省一流学科“戏剧影视学”、浙江传媒学院科研处“学术出版社资助”、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浙江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等平台给予的支持和资助，特此表示感谢。

#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从齐美尔到法兰克福学派 ..... 20	
第一节 齐美尔的学术遗产 .....	20
第二节 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事实关联 .....	28
第三节 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关联 .....	39
第二章 现代文化的诊断批判 ..... 49	
第一节 文化悲剧诊断 .....	49
第二节 物化文化批判 .....	61
第三章 现代性碎片的审美解剖 ..... 91	
第一节 现代性碎片的审美体验 .....	92
第二节 现代性碎片的历史复原 .....	109
第三节 现代性碎片的哲学挖掘 .....	118
第四节 现代性碎片的都市拾荒 .....	124

第四章 现代人形象的审美解读 .....	144
第一节 陌生人与都市栖居者 .....	144
第二节 独特虚空的边缘人 .....	167
第三节 批判缺失的单向度人 .....	180
第四节 拱廊街的闲逛者与浪荡子 .....	185
第五章 现代性都市景观 .....	202
第一节 货币化都市 .....	203
第二节 商品化都市 .....	230
第三节 时尚化都市 .....	244
第六章 现代艺术的审美之维 .....	262
第一节 艺术距离的审美之维 .....	263
第二节 新感性形式的审美之维 .....	288
第三节 艺术自律的审美之维 .....	297
第七章 现代性审美救赎及其反思 .....	318
第一节 距离与齐美尔的审美救赎策略 .....	319
第二节 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救赎策略 .....	345
第三节 审美救赎的乌托邦幻象及其反思 .....	363
结语 .....	377
参考文献 .....	381
后记 .....	400

# 导 论

学界普遍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美学思想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但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上，齐美尔<sup>①</sup>的名字不能忽略。齐美尔的影响使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延伸到社会学、美学、文化和艺术领域。立足于审美文化社会学视域，齐美尔对现代文化危机、现代性碎片景观、现代人形象、现代都市审美空间、现代艺术的审美之维、现代性的审美救赎等主题的讨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美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本研究侧重于从多学科交融的层面来探讨齐美尔的文艺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理论的关联，力图构建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学理论、美学、艺术理论领域的思想关联。

—

在齐美尔生活的年代，他和韦伯以及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使社会学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齐美尔文本中的哲学思辨性以及他对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家思想的研究又使他享有哲学家的称号。就齐美

---

<sup>①</sup> 格奥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有诸多译法，如齐姆蔑尔、杰姆麦尔、西墨尔、辛迈尔、斯麦耳、西莫儿、西摩、辛麦尔、沉默尔、席墨尔、齐穆尔、席木尔、沈末尔、辛米尔、西默尔、齐梅尔、齐美尔、西梅尔、西美尔、席美尔等。在这些译法中，国内目前一般沿用齐美尔和西美尔两种，本书统一使用“齐美尔”。

尔本人而言，他更希望自己是一个哲学家，他曾表达了想被人称为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心声。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文学家，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是文学家。”<sup>①</sup>“我在国外仅仅被看成是一名社会学家，这让我感到非常着急。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我是一名哲学家，我将哲学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而社会学只不过是作为副业在搞。”<sup>②</sup>

由于齐美尔的兴趣涉猎广泛，这让他的思想相当飘逸，也有着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缘于其著述风格的独树一帜：随笔式的文风和断片式的叙述。齐美尔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小品文大师或社会学小品文大师，他的所有著作，包括早期的作品，都是以小品文的风格写作的。克伦则认为相对主义是齐美尔著述的基本风格。齐美尔的相对主义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是他了解科学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基本范畴。在齐美尔看来，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换句话说，真理在某些地方是真理，但换个地方就是谬误。<sup>③</sup>迪尔凯姆在评论齐美尔时认为，由于齐美尔面对日常生活的感情用事，所以他所处理的问题都是含混不清、漫无边际或是笼统概括的。<sup>④</sup>这样的文风使其思想在表述上缺乏系统性和内在连贯性，很难被整理成条理分明的逻辑统一体，因而也很难被人们所接受。马尔图切利认为，在齐美尔的著作中，没有哲学的预言和历史的悲观主义，“他的研究总是跨越学科的界限；他的主题非常分散。尽管他所关注的东西始终是相

<sup>①</sup> [日] 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赵玉婷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16页。

<sup>③</sup> M. Kaern, “Georg Simmel's The Bridge and the Door”,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17, 1994, p. 401.

<sup>④</sup>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London: Allen & Unwin, 1957, p. 193.



同的；在他的一生中，思想的转变是明显的，“从一种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经过相对主义，最后转变成生命的形而上学，人们几乎能在同一部著作的各个版本中看到这种发展”<sup>①</sup>。

对齐美尔的解读者或研究者们而言，他们无疑是从各个角度阐释齐美尔，并给齐美尔贴上了不同的印象式标签：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社会学家、审美的印象主义者、悲情的形而上学者，等等。可以说，在学界的讨论视域中，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齐美尔，只存在从不同话语建构中解读出来的齐美尔。科塞认为，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齐美尔形象：“都市现象的杰出分析家；结构主义社会学家；都市生活的体验者。”<sup>②</sup>甚至有学者认为，“齐美尔可以贴上后现代主义者的标签，他的思想具有后现代性特征”<sup>③</sup>。虽然每个标签都洞悉或捕捉到了齐美尔思想的某个侧面，但显然都不是齐美尔整体思想的完整画像。伯林曾区分了刺猬型思想家和狐狸型思想家两种类型，认为狐狸型思想家的特征是“离心性”，他们追逐的诸目的之间相互无关联、甚至经常彼此矛盾，他们的思想呈现出零散性、碎片性和漫射性。<sup>④</sup>根据伯林的描述，齐美尔无疑属于狐狸型思想家。从审美的维度来看，学界最先给齐美尔的美学与艺术思想贴上的是“生命形式美学”<sup>⑤</sup>的标签。其后，齐美尔的美学思想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现代性美学、都市审美文化学、社会美学、社会学美学、文化社会学美学，等等。在

① [法] 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② L. Coser, “The Many Faces of Georg Simmel”,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2. 3, 1993.

③ D. Weinstein and M. Weinstein, “Georg Simmel: Sociological Flâneur Bricoleur”, *Theory, Culture&Society* 8. 3, 1991.

④ [英] 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页。

⑤ 蒋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上述众多的美学标签中，弗里斯比所提出的“现代性美学”标签更为学界所接受，也较为精准地把握到了齐美尔美学思想的精髓。可以说，无论社会学、哲学还是美学研究都不能绕开齐美尔的现代性言说立场。

在学术界，齐美尔思想的光芒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一直到20世纪后半叶的一段时间内才出现“齐美尔热”和“齐美尔复兴”现象。在这段时间里，齐美尔大部分著作被译成英文。不过，这段时间的齐美尔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被学者们加以研究的，他的美学和艺术思想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在国内，目前齐美尔的大部分重要著作，如《社会学》《货币哲学》《时尚的哲学》《桥与门》《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生命直观》《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和《哲学的主要问题》均有中译本出版。而被译介到国内的齐美尔研究专著则有日本学者北川东子的《齐美尔：生存形式》和英国学者弗里斯比的《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其他的齐美尔相关研究则散见于各类社会学、美学艺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中。

在大多数的社会学教材或研究著作中，与韦伯所占据的篇幅相比，齐美尔往往处于一个极不起眼的位置，经常被一笔带过。社会学领域如此，美学领域就更可想而知了。齐美尔的现代性美学思想对后起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这一贡献却极少被研究者们所重视。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对齐美尔的作品只引用了两次，在《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中，对齐美尔更是只字未提。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讨论了从黑格尔到福柯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齐美尔只被引用两次，而且还是在相当随意的情况下引用的。不过在为齐美尔的《文化哲学》再版时所写的导言中，哈贝马斯用了“作为时代诊断者的齐美尔”这一标题，他肯定了



齐美尔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并高度称赞齐美尔对后起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贡献与影响。哈贝马斯在为齐美尔《哲学文化》所写的评论中，虽然认为齐美尔的文化哲学思想过于传统，局限于从洪堡到黑格尔的时代，但他对齐美尔的著作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进行了肯定。此外，哈贝马斯还高度赞扬齐美尔对其所处时代生活样态的敏感性，认为他的哲学对于美学的创新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较早系统关注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和艺术思想关联的是英国学者弗里斯比。1982年，第一届“齐美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弗里斯比的论文《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开启了对齐美尔的现代性美学和艺术思想的研究。此外，他在《现代性的碎片》和《社会学的印象主义》等书中以及《现代生活的审美》等论文中毫不掩饰他对齐美尔审美社会学和艺术思想的高度认同与浓厚兴趣。弗里斯比还主编了三卷本的《齐美尔：批判性评论》，收录不同时期的研究文献88篇，其中不少文献论及了齐美尔的美学和艺术思想。弗里斯比认为，齐美尔的现代性研究源于对成熟的货币经济和现代性大都市的考察，而这两个维度的中心则是它们对现代人日常生活体验和内在精神的影响，“大都市是现代性关注的中心，成熟的货币经济（也处于大都市的中心位置）是对整个社会现代性的扩张的反应”<sup>①</sup>。这两个维度也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核心主题。在弗里斯比看来，齐美尔具有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捕捉现代性体验的能力，可以被视为“第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学家”。他将齐美尔视为一个具有美学倾向的社会学家，并从社会学维度来解读齐美尔的社会美学和艺术思想，并强化“现代生活的审美”这一论题。笔者以为，在弗里斯比的这种审美化

<sup>①</sup> D. Frisby, *Simmel and Since: Essays on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69.

的解读中，齐美尔思想的内涵也因此被架空，被塑造成了一个脱离现实的“审美印象主义者”形象。同时，他高度评价被卢卡奇所批判的齐美尔的审美主义立场，认为齐美尔审美主义立场的核心在于对现实的审美化，在于与现实保持距离来对现实生活展开审美观照。<sup>①</sup> 齐美尔将自己视为现代生活的“游手好闲者”，他超越自己的身份，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和审视日常生活。他与日常生活保持着一种审美距离，去捕捉现代性的审美碎片和体验日常生活的现实性之美。基于此，在弗里斯比的文本中，齐美尔被理解为一个现代性的审美浪荡子，一个搜集城市碎片的审美闲逛者，一个现代生活的审美印象主义者形象，这无疑开启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审美日常生活批判的先河。

弗里斯比将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三人置于有着共同主题的现代性谱系学中加以研究，认为他们三人现代性剖析的共同主题，源于他们现代性概念的创始人波德莱尔所反复强调和刻画的现代性特征：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现代生活表征。波德莱尔认为，真正的画家将是从当下的现时生活中提炼出史诗性场面的人，他用线条和色彩教会我们理解我们自己这些穿着漆皮鞋、打着领带的人是多么了不起、多么富有诗意。或许真正的先锋会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极度的愉悦，让我们欢庆真正的“新”东西的出现。<sup>②</sup> 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引入了现代性概念，而齐美尔和本雅明都从波德莱尔的思想中汲取了养料。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是以日常生活的表面碎片化景观作为现代性研究的入口，而这一点也是他们与现代主义运动所共同关注的主题。“本雅明‘拱廊街计划’的关注焦点放在 19 世纪中

<sup>①</sup> D. Frisby,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A Reassessment of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78.

<sup>②</sup> [英] 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1 页。



叶的巴黎；齐美尔用一种可以称作社会学的方式去体验世纪之交柏林的现代性；克拉考尔关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期柏林的魏玛德国，尤其是‘最新德国’。”<sup>①</sup> 弗里斯比除了在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所共同关注的主题、传记和文本风格方面建立三人的联系外，还立足于现代日常生活的角度将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联系在一起。弗里斯比认为，“尽管表现方式不一样，他们三人都是自己所在社会的旁观者和陌生人。……正是作为局外人，这三个人才可以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去体验现代性，也才可能将他们自己的社会视同陌路”<sup>②</sup>。弗里斯比强调了齐美尔作为现代性理论的奠基者地位，并认为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从齐美尔的思想中获益匪浅。他发现，尽管本雅明的早期著作表现出令人迷惑的学理渊源，并且也有着社会学的痕迹，但这并不能将其归功于韦伯，因为在本雅明“拱廊街计划”的注释中，频繁提及的名字却是齐美尔。

除了弗里斯比，格罗瑙的《趣味社会学》对齐美尔的社会学美学思想及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并重点讨论了“趣味”“时尚”和“游戏”等审美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是如何被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沿用的。格罗瑙将齐美尔的时尚理论视为解决康德审美趣味二律背反问题的社会结构之一。格罗瑙把齐美尔的学说定义为“美学社会学”，认为现代人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如追求时尚，参与时尚追逐的游戏等）就实现了席勒著名的美育计划。在戴维斯对齐美尔美学和艺术思想的解读中，齐美尔的美学被定位为“社会学美学”，而这种“社会学美学”的研究思路无疑也是法兰克福学派资本主义文化社会学批判的基本方法论。在戴维斯看来，“如果马克思社会学的基

① [英] 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2 页。

② 同上书，第 15 页。

石是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杜克海姆社会学的基石是生物学和统计学，而韦伯社会学的基石是历史学和人类学，那么齐美尔则试图建立一个以美学为基石的社会学”<sup>①</sup>。在戴维斯的解读中，齐美尔的社会学美学关注社会学与美学在方法与结构方面的相似性。在他看来，社会学与美学都关注空间的视觉形式，艺术和社会产品也都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并且这两个学科都采用一样的研究方法，即从特殊到一般。与戴维斯的观点类似，福恩特则认为齐美尔是一个审美的社会理论家，他大部分关于美学与社会学的建构是通过一种类比的方式实现的。<sup>②</sup>在这个意义上，齐美尔不仅是一个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美学家，一个现代生活的审美主义者。这也正如斯卡福所认为的那样，齐美尔力图通过艺术和审美来救赎世界，他极力将生活演绎为一种艺术和审美的事件，并主张在美学领域实现其救世情结。在斯卡福看来，“齐美尔关于艺术以及诸如伦勃朗、歌德、罗丹和格奥尔格等艺术家的著述，他自己对于作者介绍的诗歌尝试，以及以根本样式出现在现代主义的新艺术杂志《青年时代》中的小品文形式，都倾向于这一方向。另一方面，他的社会学中，‘亲身体验’这一概念中固有的美学特征亦是如此”<sup>③</sup>。雷克的《齐美尔与先锋社会学：现代性的诞生，1880—1920》将齐美尔定义为一个“先锋社会学家”。<sup>④</sup>雷克认为齐美尔最终建立的是“尼采式社会主义”。因为尼采和社会主义都是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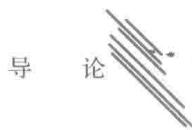
---

① M. S. Davis, “Georg Simmel and the Aesthetics of Social Reality”, *Social Force* 51.3, 1973, p. 328.

② E. Fuente, “The Art of Social Forms and the Social Forms of Art: The Sociology-Aesthetics Nexus in Georg Simmel’s thought”. *Sociological Theory*. 26: 4, 2008, p. 346.

③ [美] 瑞泽尔：《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凌琪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页。

④ R. M. Leck, *Georg Simmel and Avant - Garde Sociology: The Birth of Modernity*, 1880—1920,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0.



主义的对头，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具革命性与颠覆性的对立面。马费索利认为齐美尔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社会理论家，对美学的关注使他将目光直接转向了齐美尔以及他的诸多作品。在他看来，“成为审美的”是当代社会生存的流行模式，而审美的社会存在方式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而齐美尔身上无疑展现了这些特征。<sup>①</sup> 费瑟斯通则认为齐美尔的重要性在于预料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性”，而这是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 雷格夫则通过对希腊神话中的卡洛斯和宙斯两个神话形象的解读来阐释齐美尔的思想。从前者来看，齐美尔是一个慢节奏的浪漫主义者和生活哲学家；而从后者来看，齐美尔是一个“游手好闲者”，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一个社交哲学家，或者说是一个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者。<sup>③</sup> 雷格夫认为，齐美尔的这些形象在克拉考尔、本雅明、阿多诺和哈贝马斯身上都可以找到痕迹。

笔者以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将齐美尔、卡夫卡、弗洛伊德和德里达等犹太思想家的理论看作后现代文化的根源。因为这些思想家的著作有着现代性理论中所没有的特殊性，同时也被现代性理论所排斥。这种现代性的特殊经验，使一种后现代的未决断感觉性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近几年的齐美尔研究中，不少学者将齐美尔以前的批评声音，即过于局限于接受美学假设的乌托邦思维模式解读为一种后现代性倾向，认为这种倾向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现代文化的品质及其独特性有着特殊的意义。而齐美尔的著作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美学特征，也日益受到当下不少学者的重视和青睐。

<sup>①</sup> M. Maffesoli, “The Ethics of Aesthetics” .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1 , 81 , pp. 7 – 20.

<sup>②</sup> M.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1991.

<sup>③</sup> Y. Regev, “Georg Simmel’s Philosophy of Culture: Chronos, Zeus, and In Between”. *The European Legacy*, Vol. 10, No. 6, 2005 , p. 585.

在国内学界，齐美尔长期只是一个陌生的他者。齐美尔的名字在国内最早出现于 1920 年覃寿公所译的日本社会学家达藤隆吉的《近世社会学》中。1929 年，德国社会学家维泽的《德国社会学简论》评价齐美尔并非“专纯的社会学家”，而是“富有新奇思想的灵杰”。<sup>①</sup> 20 世纪早期，国内的一些社会学著作也零星提到或介绍了齐美尔，如 1921 年易家诫的《社会学史要》、1928 年黄新民的《德国社会学史》、1930 年李剑华的《社会学史纲》、1933 年叶法无的《近代各国社会学思想史》、1934 年吴文藻的《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1935 年李剑华的《辛迈尔社会学之介绍》等。在这段时间内，刘渠分别发表于 1931 年和 1933 年的《社会学之对象及其范围》和《齐穆尔之社会学学说及其批评》不仅对齐美尔进行了详尽全面的介绍，同时也肯定了齐美尔思想的社会学意义和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遇到困境，齐美尔研究也因此而中断。

直到 1980 年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刊载了罗思的《评：西梅尔著〈历史哲学的问题：一篇认识论的论文〉》和韦伯的〈对施塔姆勒的批判〉》，重新开启了国内的齐美尔研究历程。1987 年狄塞的《齐美尔的艺术哲学》作为论及齐美尔审美艺术思想的论文首次在中国大陆刊出。1986 年美国学者李普曼所编《当代美学》收录了齐美尔的《面孔的美学意义》，同年，《德国哲学》刊载了齐美尔的《论主体文化》，这两篇论文是中国大陆较早涉及齐美尔美学思想的齐美尔文献。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齐美尔的《桥与门》中译本出版，这是大陆最早翻译出版的齐美尔著作。1992 年费瑟斯通的《格奥尔格·齐美尔专辑评介》收录了齐美尔的 4 篇论文以及卢卡奇和其他学

<sup>①</sup> [德] 维泽：《德国社会学简论》，梅贻宝译，《社会学界》1929 年第 3 期。



者的 10 多篇论文。1994 年刘小枫的《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收录了齐美尔 2 篇论及现代审美文化精神的论文。1999 年皮兹瓦拉的《齐美尔、胡塞尔、舍勒散论》、温斯坦夫妇合著的《作为符号的解构：席美尔/德里达》两篇论文也从现象学和解构学的层面拓展了齐美尔思想研究的主题。

在研究性专著方面，目前国内学界的齐美尔研究专著有 3 部。1999 年成伯清的《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从现代性社会学的维度对齐美尔的思想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2006 年陈戎女的《齐美尔与现代性》和 2009 年杨向荣的《现代性和距离：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分别从货币哲学和社会学美学的角度对齐美尔的思想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除了这 3 部研究专著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小枫，虽然他没有专论齐美尔的专著，但他的许多著作都深入论及齐美尔的思想，尤其是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视齐美尔为第一个具有现代性心性的社会学家，他“致力于把握现代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的心性质态以及文化制度的形式结构”<sup>①</sup>。由于齐美尔讨论美学的大量文献并没有引介到中国来，如《康德》《歌德》《伦勃朗》等，这对学界全面深入理解齐美尔的美学与艺术思想有一定的阻碍。

目前在中国学界，仅有的较为系统的齐美尔研究成果也都是立足于齐美尔的现代性经验来探讨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美学思想之间的关联，聚焦点也定位于其社会学思想，作为美学家的齐美尔极少有人关注，也就更谈不上对其文艺美学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美学思想关联的系统研究了。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对齐美尔的现代性体验美学及其与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的关联进行了讨论。

<sup>①</sup>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8 页。